



Fu Yu Zi
父与子

〔俄〕屠格涅夫◎著
徐 潜◎主编
于 元◎译写



父与子

〔俄〕屠格涅夫◎著

徐 潜◎主编

于 元◎译写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父与子/ (俄罗斯) 屠格涅夫著; 于元译写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3. 2 (2008. 12 重印)

ISBN 978—7—80626—089—0

I. 父... II. ①屠... ②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—缩写本
IV. I512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9594 号

父与子

原 著 【俄罗斯】屠格涅夫

主 编 徐 潜

译 写 于 元

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
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5.25

印 数 5 001—10 000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80626—089—0

定 价 23.50 元

导 读

长篇小说《父与子》是俄国 19 世纪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代表作。

这部小说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，但要读懂它，必须了解小说的时代背景。

十九世纪中期，沙皇俄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急剧的增长，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制度内部不断扩大。在许多生产部门，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手工劳动。蒸汽机、水力涡轮机、汽船、铁路出现了。

在农业方面，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改进也在缓慢地进行。有些地方开始使用打谷机、播种机等简单的机器了。各地出现了许多农业协会，还出版了有关农业的刊物。

与此同时，社会经济各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断地发展起来。在农业中，土地买卖、租佃以及使

用雇佣劳动的现象越来越多。

但是，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发展，仍然受着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严重束缚，大部分可耕地仍被农奴主和国家占有。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妨碍了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发展，农奴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也抑制了农奴的生产积极性。大部分农奴主因有农奴无偿的劳动可供剥削，对改进劳动工具漠不关心。他们说：“购买打谷机要花钱，要修理，还要为它养马，而使用农奴却可一钱不花。”在农村，农奴被当做牛马使用。

有压迫就有反抗，农奴不断发生暴动，震撼着封建国家的基础。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不得不承认：“农奴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。”为此，废除农奴制已是大势所趋了。

1842年，俄国颁布了法令，规定农奴主可以在自愿条件下解放农奴，但农奴在使用土地时仍须担负一定的义务。这些做法只收到了极其微小的效果，农奴制的拥护者反对任何改革，个别地区的农奴制还有所发展。

沙皇政府为了维护农奴制和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，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，出兵进攻土耳其。战争期间，人民生活更加恶化，农奴不断起义。战争打了两年多，俄国失败了。为此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说：“农奴制迟早要废除，这件事由上而下进行要比由下而上进行好得多。”

对于废除农奴制的方式，存在着革命和改良两条道路。革命者想引导农奴进行武装斗争。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，未能使当时的形势转化为革命。但是，正是他们的斗争，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。

1861年2月19日，沙皇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，农奴获得了自由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的人身自由权，农奴主不得再把农奴当做牲畜和器物任意买卖和交换了。

《父与子》所写的主要情节发生于1895年5月20日至同年7月，是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事。在故事中，父辈——巴维尔、尼古拉和瓦西里都是改良派的先驱，他们在废除农奴制之前就将土地租给农奴去种，按对分制收租了。子辈巴扎罗夫、阿尔卡季则是虚无主义者，他们比父辈更激进，否定一切，要打倒一切，破坏一切，但他们又不同于革命派，只想破坏，而不想建设。这种描写是作者的政治主张决定的。屠格涅夫本人就是一位改良主义者，他反对农奴制，但不反对沙皇。

屠格涅夫在书中写了多方面的内容：贵族中父辈和子辈的激烈冲突、父辈的落后、子辈的进步、父辈和子辈的天伦之爱，父辈的爱情、子辈的爱情、成功的爱情、失败的爱情。写得入木三分，感人至深。

这本书不但震撼着人的心灵，也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，值得一读。

尼古拉·彼德罗维奇·基尔萨诺夫到旅馆来接他的儿子。他四十多岁，是个贵族，在十五俄里外有一片领地。这一天是1859年5月20日。

“怎么样，彼得，还看不见么？”尼古拉在问他的仆人彼得。他儿子在彼得堡读大学，如今毕业了，他特地驱车来接儿子。他穿着一身满是尘土的大衣，光着脑袋。

彼得戴着绿松石耳环，头上抹了油，彬彬有礼。他顺从地向路上望了一眼，回答说：“看不见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。”

尼古拉有二百多个农奴，两千俄亩土地。父亲是个将军，参加过1812年抵抗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卫国战争。他因摔断了一条腿，父亲让他走上了文官之路。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，但他不愿意做官，便带着妻子回到领地。如今，妻子早已去世了。

“好像是他们来了。”彼得报告道。

尼古拉霍地站了起来，见远处驶来一辆驿站的四轮敞篷马车。

“阿尔卡沙！阿尔卡沙！”尼古拉叫了起来，喊着儿子的爱称。他一面跑着，一面挥着双手。不一会儿，他便在儿子的满是尘土、晒得黝黑的脸上吻了起来。

“爸爸，先让我抖一下尘土吧。我会把你的全身弄脏的。”儿子愉快地说。由于旅途劳顿，他的声音有些

嘶哑。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让我看看你。”父亲在儿子的大衣领上拍了两下，也在自己的大衣上拍了两下。

“爸爸，让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。我在信中常提到他。他真叫人喜欢，竟然同意到我们这儿来作客。”

巴扎罗夫身材高大，穿着带穗子的又长又大的外衣。尼古拉紧紧地握了握巴扎罗夫那没戴手套的红红的手说：

“欢迎光临，对您的一片盛情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，并表示谢意。希望您在我们这儿不会感到烦闷。”

巴扎罗夫脸上浮现出镇静的微笑。他的脸又瘦又长，前额宽阔，鼻子上扁下尖，双眼绿盈盈的，下垂着沙土色的络腮胡子。他生气勃勃，流露出自信和智慧。

“阿尔卡季，是现在就套马呢，还是在旅馆先休息一下？”尼古拉问儿子说。

“回家休息吧，爸爸。”

“好，彼得，快备车。听见了吗？快点儿！”

彼得是个训练有素的仆人，向少爷鞠了一躬，便跑着备车去了。

几分钟内马就套好了。马车出了旅馆，载着他们疾驰而去。

路上，父亲拍着儿子的肩膀说：“你终于得了学士学

位，回家来了。”

“伯父怎么样，他身体好吗？”儿子只愿扯扯家常，不想说那些动感情的话。

“他身体很好。”父亲回答说。

“爸爸，你等我很长时间了吧？”

“大约五个小时光景。”

“真是个好爸爸。”儿子在父亲的脸上响亮地吻了起来。父亲轻轻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给你准备了一条多好的马啊！”父亲说，“你会看到，你的房间还糊了墙纸哩。”

“那么，给巴扎罗夫也安排一个房间吗？”

“也会想法安排的。”

“爸爸，请您好好款待他。我无法用言语形容，我是多么珍视他的友谊。”

“你跟他认识的时间不长吧？”

“不长。”

“怪不得去年冬天我没有见过他。他是学什么的？”

“他的主科是自然科学。不过，他无所不通，明年他还想考医生哩。”

“啊，他是医学系的。”父亲说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用手指着问，“彼得，前面车上的农民好像是咱们村里的吧？”

“正是。”彼得说。

几辆大车在一条窄窄的乡间小路上飞奔，拉车的马都去了马衔，每辆车上坐着一两个敞着羊皮袄的农民。

“今年农民给我添了不少麻烦，”父亲对儿子说，“他们不交租，真拿他们没办法。”

“那你对那些雇工还满意吗？”儿子问。

“有人怂恿他们，”父亲不满地说，“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他们干活不肯出力，马具也被他们弄坏了。不过耕地还马马虎虎。一切终归会好的。”

“这儿的空气多好啊！多清香啊！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空气，都没有这儿清香。”儿子说。

“当然啦，”父亲说，“你是这儿出生的，当然对这儿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”

“爸爸，一个人不管在哪儿出生，都是一样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不，这是完全一样的。”

马车又走了半俄里，他们才恢复谈话。

“你在玛丽茵诺不会发现什么变化……这并不完全正确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。你当然有权对我进行指责。我到了这把年纪……这个姑娘……她的事情，你也许听说了……”父亲说。

“是费涅奇卡吧？”儿子问道。

父亲的脸刷地一下红了：

“我把她安排在家里……不过，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。”

“爸爸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的朋友来家作客……不方便呗……”

“至于巴扎罗夫，请你放心好了，他不会管这类事的。”

“当然啦，我应该害臊。”父亲的脸越来越红了。

“够了，爸爸，请你别说了。”儿子笑着说，“这有什么呢？”

儿子对善良、慈祥的父亲的体谅之情和一种神秘的优越感，洋溢在心头。

一片片田地，时起时伏，一直延伸到天边。有的地方是一片片小树林和长满低矮的灌木丛的山谷。他们路过了一个个小村子。村子里房舍破旧，又低又矮。屋顶漆黑，有的还塌了一半。打麦用的小棚子歪歪斜斜的。

马车终于在一幢墙上涂着灰色油漆。顶上盖着红色铁皮的新的木头房子的台阶前停了下来。这就是玛丽茵诺，也叫“新村”。

“瞧，我们到家了。”尼古拉说，他摘下便帽，抖了抖头发，“现在最要紧的是吃饭和休息。”

“巴扎罗夫，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你的房间？”阿尔卡

季问道。

“不用了，谢谢您。不过，请您吩咐人把我这只箱子送到房间里去，还有这件衣服。”巴扎罗夫说着，从身上脱下了外衣。

这时，阿尔卡季的伯父巴维尔走了进来。巴维尔中等身材，穿一件深色的英国式短襟上衣，系一条时髦的领巾，登一双漆皮短统靴。他看样子有四十五岁光景，剪短了的斑白头发闪着光泽，脸上没有皱纹。他从裤袋里掏出漂亮的、留着玫瑰色长指甲的手，先和侄子来了个欧洲式的握手，然后按俄式吻了他三下，并且说了声“欢迎”。

尼古拉把巴扎罗夫介绍给哥哥。巴维尔将他那柔软的身子微微一弯，而且莞尔一笑。

“我还以为你们今天不来了呢？”他用悦耳动听的声音说，露出一口漂亮、洁白的牙齿，“难道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什么事也没发生，”阿尔卡季回答说，“对，耽搁了一会儿。不过，我们现在像饿狼一样。爸爸，催一催吧！”

吃饭时，大家很少交谈，特别是巴扎罗夫，几乎一言未发，但吃得却很多。饭后，大家马上就散了。

“你的伯父有点怪。”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说，他穿

着一件长衫，坐在阿尔卡季身边，嘴里衔着一个短烟斗，“您想一想，他的穿戴在乡下多讲究。瞧那指甲，简直可以送到展览会去展览了。”

“你可不知道，”阿尔卡季回答说，“他以前可是社交界的风流人物哩。不过，他的确是个好人。”

“一个老古董！可你父亲是个挺不错的人，是个好心人。”

“我父亲是个顶好的人。”

阿尔卡季和巴扎罗夫很快就睡着了。而家中的另一些人却久久不能入睡。儿子的归来使尼古拉十分激动。他躺在床上，却没有吹灭蜡烛，一只手托着头，久久地沉思着。

他的哥哥午夜以后还坐在圈椅上，凝视着壁炉中隐隐燃烧的火，天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在后面一间小屋的大箱子上，坐着一个叫费涅奇卡的年轻女人。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坎肩，黑头发上搭着一块白头巾。她时而凝神细听，时而打着短盹，时而看着那扇开着的门。门里露出一张小小的童床，从那里传出一个熟睡的婴儿的均匀的呼吸声。

第二天早晨，巴扎罗夫比所有的人起得都早，然后便到屋外去了。他找了两个家仆的小孩，很快便和他们混熟，一起到一俄里以外的池塘去捉青蛙。

“老爷，你要青蛙做什么用呢？”一个小孩问道。

“我这就告诉你们做什么用。”巴扎罗夫说。“我要把青蛙剖开，看看它身子里面的情况。咱们跟青蛙是一样的，只是用脚走路而已。于是，我们便了解了咱们身子里的情况了。”

“了解了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要是你得了病，我不得不给你治，那就不会出错啊！”

“你是医生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这时，尼古拉也醒来了。他和儿子一起来到阳台上。在栏杆旁边的桌子上，在几大束丁香花中间，一个烧开了的茶炊冒着一股股热气。这时，走来一个小姑娘，用尖细的嗓音说：

“费多西娅不大舒服，不能够来了。她让我问您，您是愿意自己斟茶呢，还是派杜尼娅莎来呢？”

“我自己斟，自己斟。”尼古拉连忙回答说，“阿尔卡季，你茶里放什么，放乳脂还是放柠檬？”

“放乳脂吧。”阿尔卡季回答说。沉默了一会，他询问说，“爸爸，是不是因为我在这儿，她不好意思来斟茶？”

“也许是吧，”爸爸回答说，“她觉得害羞……”

“她用不着害羞。你了解我的思想方式，难道说我要

对你的生活进行丝毫干涉吗？而且我相信，你不会做出不好的选择。你既然让她和你住在一起，可见她是当之无愧的。不管怎样，儿子不能审判父亲。特别是你在任何方面从未干涉过我的自由。”

“谢谢，阿尔卡沙。”尼古拉说，“不过对她来说，到这里来见你是个难题，特别是在你回来后的第一天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我上她那儿去。”阿尔卡季大声嚷道。他显得豁达大度，霍地站了起来，“我要对她讲清楚，她用不着在我面前感到害羞。”

阿尔卡奇从阳台上跑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来了。

“爸爸，我们已经认识了。”阿尔卡季脸上带着善良、亲切的得意神情大声嚷道，“费多西娅今天的确不舒服，要晚一些时候来。不过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，我有个弟弟呢？我本来昨天晚上就应该去把他大吻特吻一顿，就像刚才吻他那样。”

父子俩高兴地拥抱在一起。这时，巴维尔来吃早茶了。

“你的朋友在哪呢？”他问侄子说。

“他不在家。他常常起得很早，然后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不要管他，他不喜欢礼节。”

“是的，这是很明显的。”巴维尔不慌不忙地在面包

上抹起黄油来，“他在我们这儿要住很久吗？”

“不一定。他是上父亲那儿，顺路到这儿的。”

“他父亲住在哪儿呢？”

“就在咱们这个省，离这八十俄里光景。他在那儿有一片小小的领地，以前是个军医。”

“那么，巴扎罗夫本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他是个虚无主义者。”

“什么？”巴维尔将刀尖挑着一小块黄油的刀举到空中，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了。

“他是个虚无主义者。”阿尔卡季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虚无主义者，”尼古拉说，“据我推测，是一个什么都不承认的人吧？”

“应该说是一个什么都不尊敬的人。”巴维尔搭腔说。

“是一个用批评的观点对待一切的人。”阿尔卡季说。

“这不都一样吗？”巴维尔说。

“不一样。虚无主义者是不向任何权威折腰的人。他不把任何原则当作信仰，不管这个原则怎样受到广泛的尊敬。”

“怎么，难道这很好吗？”巴维尔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这就要看对谁而言了，伯伯。”阿尔卡季说，“有的人认为这很好，有的人认为这很坏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我认为这与我们无关。我们是旧时代

的人，如果没有原则，不把原则当信仰，就寸步难行。我们只能欣赏，叫什么来着？”巴维尔说。

“虚无主义者。”阿尔卡季清晰地说。

“我倒要看看，你们将来在真空中怎样生存。可是现在，尼古拉弟弟，请你拉一下铃，我要喝我的可可茶了。”

尼古拉按了一下铃，大声喊道：

“杜尼娅莎！”

不过，到阳台来的不是杜尼娅莎，而是费涅奇卡本人。她是个二十三岁的少妇，皮肤白白嫩嫩，头发和眼睛黑黝黝的，鲜红的嘴唇像小孩那样丰满，还有一双娇嫩的小手。她穿着一件整洁的印花布连衣裙，一条新的浅蓝色三角头巾披在浑圆的肩头上。她端着一大碗可可茶，放在巴维尔面前。她感到十分害羞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

有几分钟阳台上一片寂静。巴维尔在喝他的可可茶。突然，他抬起头来，低声说：

“我们的虚无主义者来了。”

巴扎罗夫穿过花坛，从花园迈步走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好，先生们。请你们原谅，喝茶我迟到了。我得先把这些俘虏安排个地方。”

“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？”巴维尔问道。